

人 口 學 原 理

著 先 振 楊

版 出 院 究 研 省 建 福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一月初版

人口學原理

每冊定價國幣伍元

著作人 楊 振 先

出版者 福建省研究院

印刷者 永安風行印刷分社

18713

人口學原理序

吾國向無人口學之名，周禮天官小宰聽閭里以版圖，版、猶今之戶籍也，是爲人口冊籍之權輿。沛公入關，蕭何先收圖籍，唐置版尹之官，唐代以降，皆設戶部，則先民對人口問題，固甚重視之矣。然此皆爲人口戶籍之登記，而不足語於人口學也。人口學爲整個人類生存問題，其說始於馬爾薩斯（The Rev 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馬氏以人口增加率常依幾何級數，而人口所需之食物，其增加率常依算學級數，以是義故，而相爭相殺，饑饉禍害，紛然並起，於是馬氏乃殫精竭慮，著人口論（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Population）主張晚婚節慾，以求生養之平衡，其說與聖西門迥異，（Comtede Saint Simon 1760-1825）西氏以人類罪惡基於社會制之不良，馬氏則以人類罪惡基於人口過剩，兩者互有是非，要之人口學在現代社會中，不可謂非主要之科也，予友楊振先博士，潛心斯道，以多年心得，撰述人口學原理，予受而讀之，覺綱舉目張，條分縷析，闡理之詳盡，析義之精微，非飽學之士，曷足語此，至於參考豐富，調查詳細，尤其餘事，是書誠爲現代學術界中，有益於國計民生之作，豈祇爲後學津梁已哉，因不辭譴陋，序而歸之。

黎照寰序於交通大學容閎堂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人口的性質及重要

第二節 人口的多寡及影響

第三節 人口學與其他科學的關係

第四節 研究人口學的方法

第二章 馬爾薩斯以前的人口理論

第五節 原始社會的人口實習

第六節 希臘羅馬的人口政策

第七節 中世紀的人口觀念

第八節 十六七世紀的人口觀念

第三章 馬爾薩斯的人口學說

第九節 馬爾薩斯的傳略

第十節 馬爾薩斯的前驅

第十一節 人口論第一版的要旨

第十二節 人口論第二版的要旨

第十三節 馬爾薩斯學說的風靡

第十四節 馬爾薩斯學說的批評

第四章 馬爾薩斯以後的人口理論……………五二

第十五節 新馬爾薩斯主義的意義

第十六節 新馬爾薩斯主義的運動及批評

第十七節 附和派的人口理論

第十八節 反對派的人口理論

第十九節 樂觀派的人口理論

第二十節 其他學者的人口理論

第五章 人口的分配與組織……………六七

第二十一節 近世各國人口的分布

第二十二節 人口的性比例及年齡分配

第二十三節 人口的職業分配及婚姻狀況

第二十四節 人口的種族階級及其他項目

第二十五節 人口的都市集中

第六章 人口的增加及趨勢……………一〇〇

第二十六節 世界人口增加的狀況

第二十七節 各國人口增加的現狀

第二十八節 人口增加的主因

第二十九節 人口增加率的計算

第三十節 人口將來的趨勢

第七章 生產率與死亡率……………一二七

第三十一節 生產率的意義

第三十二節 生產率的遞降及其原因

第三十三節 區別生產率的分析

第三十四節 死亡率的意義

第三十五節 嬰兒死亡率

第三十六節 死亡率的遞降及其原因

第三十七節 生產率與死亡率的關係

第三十八節 中國人口的生產率與死亡率

第三十九節 人類的平均壽命

第八章 人口的調查……………一八一

第四十節 人口調查的性質與史略

第四十一節 人口調查的方法內容及表式

第四十二節 人口調查的時間經費及其他

第四十三節 戶籍法與生命註冊

第四十四節 人口估計

第九章 人口的品質……………二一六

第四十五節 人口品質的意義及重要

第四十六節 人口品質的差異

第四十七節 人口品質差異的原因

第四十八節 人口品質的改良

第十章 人口的限制……………二五四

第四十九節 人口限制的歷史

第五十節 人口限制的贊成論

第五十一節 人口限制的反對論

第五十二節 人口限制的方法

第十一章 人口的遷移……………二七八

第五十三節 人口遷移的性質及略史

第五十四節 近代人口遷移的鳥瞰

第五十五節 人口遷移的原因

第五十六節 人口遷移的影響

第五十七節 人口遷移的阻力

第十二章 人口問題的剖視……………三三四

第五十八節 人口政策問題——適中的人口

第五十九節 人口密度問題

第六十節 人口與食糧問題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人口的性質及重要

凡住居一定地域內人民的總數，或一定地域內居民總數的任何特殊部分，即謂之人口。自其面積廣狹與所住人民總數的關係上言，可別人口爲兩種：一爲一定地域內所住居民的總數，如一國一省或一城市所住之居民，謂之「總人口」；一爲一定之面積如一百方哩或五千方哩與所住一定人口比例，謂之「人口比率」。這兩者常成相反的比例，即人口比率高者，總人口未必常大，總人口大者，人口比率亦未必常高。例如比利時的人口比率甚高，約每方哩爲六百餘人，但其總人口僅爲八百餘萬，俄國總人口甚大，約達一萬萬六千萬，然其人口比率，僅達每方哩約爲十九人。

在經濟學上言，人口爲構成一國勞動之基本元素，易言之，人口即係勞動或爲準勞動。人口的多寡，對於一國的生產交易分配消費等一切經濟行爲，均有莫大關係。蓋人口多，則財富之消費額大，而勞動之供給量亦大，消費額大，即可誘起生產的增加，生產的增加，又足引起資本的構成，一切生產方法的改良，經濟契約的締結，均因之而起；而媒介生產與消費間的交易，亦必日趨於頻繁，商業的發達，國運的昌隆，可操左券。勞動的供給量大，則勞力或勞動之生產力，亦隨之而大，於是開發富源，促進產業，推廣分工，增加國富，均易實現。即財富的分配上，亦必發生極大的變化。

在政治學上言，人口爲構成國家不可缺少的要素，蓋國家的組織，含有土地人民政府及主權，缺一即不成爲國家。人民者，即人口的變稱，國家無此，即無職務之可行，亦無國民之可治。凡一國的強盛及安全，常以其國人口的多寡以爲準，蓋人口多則兵力強，兵力強則國防固，國防固則國強盛而安全，此種思想古代國家如斯巴達及中世紀後重商主義之流，最爲信仰。假如有兩國國家於此，一切境

遇皆同，而人口衆多之國，常較人口稀少者兵數多，國力强，即租稅的負擔力亦大。不過人口衆多之國，易患人口過剩而致引起向外侵略之弊，本國政治上的組織，亦常因人口過多而致薄弱，失業的増加，或亦有所難免。

在社會學上言，人口爲組織社會之一份子，社會的進步與秩序，犯罪的多寡，以及風化的優良與否，皆以其份子的優劣以爲斷。優良的份子多，則社會風俗厚，反之則社會風俗薄。蓋社會份子由教化方面觀察，係文化文明的創造者，社會的改造，世界的更變，均須賴其力而行之。更就人口增加方面看來，凡人口愈增加，生存競爭必愈劇烈，終至衣食騰貴，工資下落，收入減少，生活維艱，而致社會陷於危殆狀態。蓋在一定社會之下，職業是有一定的，如果人口過多，則職業無法分配於全部人口，一部份人們定必因此得不到職業，而致無法維持其生存，社會之種種罪惡因之而生。是人口的多寡，於社會的安危，皆有直接與間接的關係。社會學家嘗言：人口問題是社會問題全部的關鍵，人口問題一日不能解決，社會問題便永遠無圓滿解決的希望。又曰：要研究各種社會問題，經濟問題，政治問題，及教育文化諸問題，必須從人口入手。如是看來，吾人惟有了解這人口問題的眞義，始能了解社會的禍患及其原因，始能根本消滅社會的罪惡。故吾人欲建設一個健全的社會，舍從樹立健全的人口一途外，別無他法。讀此足證人口問題的重要性了。

第二節 人口的多寡及影響

歷來人口學者對於人口政策常有兩種相反的主張，即一主人口增多，一主人口減少，大抵政治家及軍事家多主前說，而經濟學家及社會學家，則多主後說。茲將兩派所持的理由，比較論列如次：

(甲)贊成人口增加的理由：(一)此派以爲處今日生存競爭之世界，國家的究竟目的，在能保國強種，以求人民之永遠適於生存傳衍。今欲達此目的，必先有廣土衆民，然後可以作戰圖強，安內

據外，樹德論功，稱霸世界。故認為一國人口必須努力增加，否則，不獨有妨礙社會的健全，且足以自召亡國滅種之禍；在國際上亦恐不易維持其固有地位，或至無法抗外而為敵國所覆滅；例如孫中山先生即主是說。孫氏曰：「我們現在把世界人口的增加率，拿來比較一比較，近百年之內，在美國增加十倍，英國增加三倍，日本也是三倍，俄國是四倍，德國是兩倍半，法國是四分之一。這百年之內，人口增加許多的原故，是由於科學昌明，哲學發達，衛生的設備，一年比一年完全，所以減少死亡，增加生育。他們人口有了這樣增加的迅速，和中國有甚麼關係呢？用各國人口的增加數，和中國的人口來比較，我覺得毛骨聳然！譬如美國的人口，百年前不過九百萬，現在便有一萬萬多，再過一百年，仍然照舊增加，當有十萬萬多。中國人時常自誇，說我們人口多。不容易被人消滅，在元朝入主中國以後，蒙古民族不但不能消滅中國人，反被中國人同化。滿洲人征服中國，統治二百六十多年，滿洲民族也沒有消滅中國人，反為漢族所同化。許多學者便以為縱讓日本人或白種人來征服中國，中國人祇有吸收日本人或白種人的，中國人可以安心罷。殊不知百年之後，美國人口可加多到十萬萬，多過我們人口兩倍半，如果美國人來征服中國，那麼百年之後，十個美國人中，只參雜四個中國人，中國人便要美國人所同化，諸君知道中國四萬萬人，是什麼時候調查得來的呢？是滿清乾隆時候調查得來的，乾隆以後，沒有調查。自乾隆到現在，將及二百年，還是四萬萬人。百年之前是四萬萬，百年之後當然也是四萬萬。法國因為人口太少，獎勵生育，但法國人口並不減少。不過他們的增加率，沒有別國那樣大罷了。」

「一百年之後，全世界人口，一定要增加好幾倍，就現在全世界的土地與人口比較，已經有了人滿之患。像這次歐洲大戰，便有人說是「打太陽」的地位。中國是全世界氣候最溫和的地方，物產頂豐富的地方。各國人所以一時不能來吞併的原因，是由他們的人口和中國的人口比較，還是太少，到一百年以後，如果我們的人口不增加，他們的人口增加得很多，他們用多數來征服少數，一定要併吞中國，到了那箇時候，中國不但是失去主權，要亡國，中國人並且要被他們民族所消化，還要滅種。」

「自古以來，民族之所以興亡，是由於人口增減的原因很多，此爲天然淘汰。人類因爲遇到了天然淘汰力，不能抵抗，所以古時有很多的民族，和很有名的民族，在現在人類中，都已絕迹了。……但是世界中的進化力，不止一種天然力，是天然力和人爲力湊合而成。這種人爲的力，最大的有兩種：一種是政治力，一種是經濟力，這兩種力關係於民族興亡，比較天然力還要大。我們民族處在今日世界潮流之中，不但是受這種力的壓迫，並且深中這兩種力的禍害了！」

「……到百年之後，我們的人口便變成少數，列強人口便變成了多數。那時候中國民族，縱然沒有政治力和經濟力的壓迫，單以天然進化力來推論，中國人口便可以滅亡。」

「中國近來一百年之內，已經受了人口問題的壓迫。中國人口總是不加多，外國人口總是日日加多。現在又受政治力和經濟力一齊來壓迫，我們同時受這三種力的壓迫，如果再沒有辦法，無論中國領土是怎麼樣大，人口是怎麼樣多，百年之後，一定是要亡國滅種的。」（以上見民族主義）

（二）此派認爲人口增加，可以富國強兵，增加生產，因爲人口增加，勞働的生產力即隨之而增加，於是一切未開發的事業，沒有振興的農業，工業，及交通等業，以及未開墾的曠地荒山等，均可利用衆多的人口從事舉辦，而國家的財富，即可增加，世間富國強兵之道，固莫善於此也，古代（十七八世紀）重商主義派，即主是說。例如福脫雷 *S. Fothery* 云：如安排得法，人民可生育無窮。（註一）戴夫南 *Davenant* 云：人民乃一國的真正力量（註二）。柴兒 *Child* 云：繁殖人民與設立良好法律，實爲增加人口的原因，此亦爲富國的要道（註三）。此宗認定這個宗旨，故屢屢言曰：欲使一國的強大，只有努力於兩件事，即富與人口，欲增加人口，第一在獎勵自由移民，第二在給予移民同樣權利，第三在改善入籍法，第四在解放宗教，以及獎勵傭婢制度。如是不唯可以增加國富，且可藉之以促進自國的商業。彼宗最後的主張，認爲一國如果人口過剩，可向外擴充殖民地以移殖之，如果世界均充滿過剩的人口，救濟之法，惟有國際戰爭，以決定個人的生死。吾國先哲亦有同抱此項見解的，例如司馬錯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越王勾踐曰：「壺酒豚犬，以獎生殖。」可知東西學

者，均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

(三) 此派認為增加人口，可以增加社會人才及增加努力社會下層工作的勞働。因為許多人才常生長於窮人階級，富貴家庭的子弟，反多愚庸墮落，流為游蕩好閒的惰民階級。據歷史統計，歐美各大政治家，科學家，文學家，哲學家及詩人的出身，大都出自貧窮階級。即以中國而論，歷代先哲偉人，亦幾無一不出自闔閭閻賈之家。孟子有云：「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蓋不如此，不能訓練得偉大人格的人物，不足以承擔天下至艱巨之事業。故歷來貧窮人家的子弟，往往後來變為偉大的人物。由此看來，貧窮階級的人口繁殖，是用不着限制的，而且所謂人才也者，並不限於知書識字，文質彬彬之人，凡身體強健而能從事勞働工作的貧人子弟，亦得稱為人才，因為許多驕奢游惰的士大夫階級，常藉着他們以求生存。

(乙) 贊成人口減少的理由：(一) 此派以為人口過多，則因職業有一定限制之故，定必發生失業恐慌，致使多數人民僅能勉強或不能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結果把大家的勞力盡化在生育餬口或作亂上面去，所謂舒適的生活之幸福，也就無法享受了。因為人口過多，人民的剩餘勞力就因之減少，資本亦就無法構成，社會資本與人口，遂現不能保持平衡的狀態，社會的生產力因此不能增進，生活標準因此不能提高，許多剩餘的人口，亦就不能尋得出賣勞力而求生活的機會了。國家的貧窮，此為一大原因。昔李鴻章上清帝書，中有一段，關於人口過剩的惡影響，說得頗為中肯。其言曰：「蓋今日之中國，已大有人滿之患矣，其勢岌岌不可終日。上則仕途壅塞，下則游手而聚，嗷嗷之衆，何以安此？明之闖賊，近之髮匪，皆乘饑饉之餘，因人滿之勢，遂至潰裂四出，為毒天下。方今伏莽時聞，災荒頻見，完善之地，已形覓食之艱，凶侵之區，難免流離之禍。是豐年不免於凍餒，而荒歲必至於死亡。由斯而往，其勢必至日甚一日，不急挽救，豈能無憂。夫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不足食，胡以養民？胡以立國？是在先養而後教，此農政之興尤為今日之急務也。」

(二) 此派以為人口過多，不能建設健全的經濟社會及從事高等文化事業，因為人滿的國家，生

活資料的增加趕不上人口增加的速度，如果再加上社會資本的不充足，或工商業的不發達，則生產物品必不豐裕，物價必亦高昂，工資因工人加多之故，亦日益低廉，結果工人終日勞苦所得，僅能維持自己或小家庭最低的生活而無所餘存，所謂研究高深學問，欣賞文學哲學及美術，尋求娛樂及教育子女，登山流覽，旅行野賽，或捐助社會公益事業，均付之流水。蓋此等事業，必須人民有剩餘金錢，始能達到，要有剩餘金錢，又必須人民先有剩餘勞力，有了剩餘勞力，然後才能從事資本的構造，建設社會的事業，提倡超物質的精神文明，及改進生活程度的標準，非然者，勞苦終日而猶不得一飽，安有餘力顧及上述諸事。故健全的社會，非使社會全體，人人除能滿足自己及家庭生活必須的慾望以外，仍要有剩餘金錢尋求智識及文化的長進不可。

在人口衆多的社會中，多數人民只競爭個人的生活，而不顧及社會的文化事業，固無論矣。其甚者生產食物的各種技能及學科，每至沒入水平線下，即低值的工作技能亦常缺乏。一切生活資料，只求足夠敷衍多數人民的生活需要為主，此種生活需要是否有益於人生的較高價值，則不過問。終至懦者餓殍溝壑，黠者無惡不作，生計艱難，人愈卑賤，文化愈低落，社會的健康愈不保。

(三) 此派認為人口過多，容易使社會道德墮落，人種愈趨惡化，終至社會全部崩毀，而釀成恐怖世界。因為在人滿的社會裏，求工作者多而授職業者少，生存競爭必益劇烈，有一部分人得獲生存，必有一部分人被其淘汰。那些狡黠者流，因圖生存起見，遂不惜卑其志趣，降其人格，以卑劣狡詐及極不道德的手段，藉遂其謀生的目的。一般意志薄弱，智識缺乏的民衆，見彼等不顧禮義廉恥之徒，反能在社會生存，遂亦相率效尤，競趨下流，拋棄其節操，背反其天良，而同流合汙於競爭謀生的漩渦中，無法自拔。結果在人滿的社會裏，只有惡劣份子才能生存，只有凶惡狡詐的人，才能立足。管子云：「倉廩實然後知禮節，衣食足然後知榮辱，」人到饑寒交迫，無以為生之時，什麼名譽道德，禮義廉恥，都顧不得許多了。蓋人生最寶貴者莫如生命，維持生命的繼續，實為人類的天職，故無論其人的行為如何卑鄙醜惡，苟能自圖生存，贍養家族，便是盜竊搶奪，亦無不可。在這種社會中，

一般清高自潔，大節矜持的優秀份子，一方已不願與彼等同為惡化，一方又因與社會所崇尚的下賤謀生方法相背馳，定必大受排擠，不容立足，結果非迫與同流合汙，以謀生存，即餓死於首陽山上，或悶死於污濁的社會裏。如是，社會的文化，必無進步，人類的高尚道德，亦決難發展。當此時也，整個社會必陷於互相殘害，互相嫉妬，互相仇殺，互相怨憎的狀態，一般優秀份子亦必日益絕跡，大受摧殘。所存餘的，僅僅那些佔據優勢的惡劣份子而已，國家的人口繁衍，遂不得不讓諸彼輩了，謬種流傳，代代相衍，於是人種日益卑劣，社會的健康，永不可期。

(四) 此派認為人口過剩，易受生活資料所壓迫，國家為解決過剩的人口起見，遂不得不向外擴充領土及掠取糧食，一國如是，他國隨之，國際間的衝突因之而起。例如黎賴 Sir Walter Raleigh 曰：「任何國家苟有衆多的人口，勢必力求解脫其責任，或移其擔負與他人，這種轉移是否合理，在所不問，結果戰爭遂致無法避免。」(註四) 畔哈啼將軍 General von Bernhardi 亦曰：「富強的國家，容易增加人口，當其推廣至邊境時，他們勢必謀取新領土以安置其剩餘人口。但因現時地球上各部均住有人民，如欲獲得新領土，非犧牲該領土之佔有者不可，易言之，即以武力克服之，此層已無異成為必需法 Law of Necessity。」(註五) 兩氏所云，認人口增加過快，即有饑餓的危險，故國家不得不向富庶肥厚的鄰國奪取領土。這種見解，在黎賴時代，並無是項情形，即拿破崙戰爭及一九一四年的歐戰，亦非必需的戰爭。蓋法德兩國在這兩時期間，絕無「饑餓或侵略」的情形，足證是項戰爭，乃為帝王與政治家的野心所致，與人口問題並無絲毫牽涉。

英國人口學者柯克斯 Harold Cox 對於盲目提倡增加人口為國際戰爭的主要原因一層，說得頗為精透。其言曰：因政治野心而提倡增加人口，因人口增加而圖謀經濟的擴張和感覺疆土的飢荒，乃戰爭必然的原因。只有把個人的「獸性」設法截住，方可除却國際衝突的大源。不幸各國多數的人民，對於這個問題，都只朝着相反的方面進行，他們開始就武斷以為無論如何戰爭總不免要時常發生的，隨着就說各國都應盡力多育兒童，才能够去抵制別國。……這樣一來，各國惟有鼓起一種新要求——

要求一更大的人口預備給將來的大戰來屠殺，於是每個國家的婦女都盡他們的能力來生產小孩子。這樣的做去，轉瞬就把人口增加到很大，面面相對，無地可居，祇有兩條路在他們面前，便是「飢餓和戰場。」於是他們的領袖人物就出來說道：「我們的人數這樣多了，我們必須戰爭以求更大的地方！」一到戰爭發生，領袖人物又換個腔調來說：「我們必須多生些小孩子預備着第二次的戰爭吧！」這種可怕的起迭戲 *Sesaw*，何時才能終止。除非世界各國都訂約證明這一件事實：因為人口過增，乃戰爭底一個必要原因，所以各國應該負一種道德上的責任來限制他們的人數，才能免却和鄰國的鬥爭；如其不然，這種戰爭的起迭，是永不會終止的。（註六）

誠然，近代軍國主義或帝國主義的國家，沉迷於「真正國家的偉大，在乎人口衆多，」「人數一多，便足以產生更大的軍隊，」「人數越優越，足以決定最後的勝負，」「別的事項均等時，人數便見分曉，」的諸觀念，故自始至終即抱定「羣衆甯願殺死他們的鄰人，而不顧自己束手待斃」的政策，於是戰爭就開始了。歐戰前的德國，即其顯例。一九〇一年迭克斯 *Dix* 所著的德國當世界交通頻繁之孔道 *Deutschland Auf den Hochstrassen des Weltwirtschaftsverkehrs* 書中有云：「因為德國人民，現在按着每年八十萬的比率增加，這種過剩的人口，他們都急需住所和食糧。……我們必須於世界的市場中，佔一個世界強國的地位，並還要把這地位弄得穩固，庶幾我們的後輩才找得着地方住，才有就職業的機會。」同年又一個德國著作家 *Albrecht Wirth* 在一本書叫做世界列強之變遷及其政俗 *Volkstum und Weltmacht in der Geschichte* 之中說道：「爲着要生活，爲着要享康健和快樂的生活，我們須要一個很廣大的可以開墾之地，那就只有「帝國主義」才能給我們了。」一九一一年 *Daniel Ruyman* 又著在德國銷行很廣的假若我是德皇 *Wennich der Kaiser Ware* 一書，內又說道：「現在再也不宜說「德國是滿足了」的話。我們歷史上的進步和我們經濟上的需要，都指示我們現在愈加感着疆土的饑荒。」尤其彰明較著的，便是一個居高位而有勢力的畔哈帝 *Von Bernhardt* 所作的一篇記述，名爲德國與第二次大戰 *Germany and the Next War*，於一九一一年出版，內裏說

道：「強壯的，康健的，及發榮的民族，現在數目大大增加了。從現在起，他們要繼續擴張他們的疆域，他們要新疆土以容納他們過剩的人口。既然地球上的各部分差不多都已有人居住，那麼要想取得新疆土，只好照例叫那佔有的人吃點虧吧！易言之，就是「征服」；這種征服已成爲必要的法則了。」
 畢氏又在次年出版的我等之財產將歸烏有 *Unsere Zukunft* 一書中，大聲說道：「我們必須盡我們的力量，來努力獲得新疆土於全世界上，因爲我們定要爲德國保留着數百萬將要生的德國人，我們定要替他們預備着食糧和職業，應該使他們於德國的天下裏生活，並且還要過一種德國人的生活。」（註七）

我們讀了上述各節，就可以明白德國人一般心理的表現。這種心理是普遍而永久的，其殘忍性較世界任何民族爲強。故日人安部磯雄在其所著產兒限制論一書裏評曰：「歐洲的戰爭實以德國的人口增加爲原因第一位。假使德國在幾十年以前講求人口限制的方法，此次歐洲戰爭或者不至於發生了。」（見原書第九章李達譯本）

現時東方的某國及意大利國的泛西斯蒂黨，亦如歐戰前的德國一樣，他們的領袖崇拜武力的結合，夢想富國強兵的英雄主義。腦裏只知道有國家，不知道有人民，時常犧牲民衆的利益，以造成少數統治階級向外發展的侵略機會，最後率走入帝國主義覆轍之途徑。我們看某國的領土，其面積之大，不及中國四川一省，而其人口幾達六千萬，於是不得不向外移植了。最初想移到美國而爲移民律所限制，於是移其馬首到澳洲，又爲澳洲白人所排斥，現在專向南美洲南洋羣島及吾國的東北移植了。某帝國主義者素抱侵略野心，天天獎勵增殖人口，等到自己國土不能瞻養過剩的人口時，就移其視線於鄰國，來替他們增加的人口找出路。自然具有廣大市場的東亞及含有未曾開發與廣漠無邊而又富庶的吾國之東北，就變爲他們虎視眈眈的囊中物，爲他們工商業和人口最好的出路了。意大利亦是一個面積很小的國家（約廣東一省），出產並不豐富，而其人口已達四千餘萬，當然是過剩多了。在歐戰前，他們每年有幾十萬人民移到美國，到南美各國更多。歐戰後美國實行新移民律，將意大利移民政策加

以阻止，於是意國只好向南美洲及歐洲本部移殖了。可是歐洲現也覺着人口過剩，不能再移殖去。這樣看來，意國惟有貫徹其國家主義的侵略政策，結局戰爭終不可免。這二個國家素來看輕民族主義，認定人民係戰爭的工具，故不惜犧牲彼輩以造成個人尊榮的事業，人口過多足以釀成國際戰爭，大都由此。其實我們由國際立場看來，這種政策是人類自殺的政策，萬萬行不通的。朱執信先生說得好，「現在的人動不動都講強種強國，自己一族的人想他一天多過一天，自己一族人所佔的土地，也想一天多過一天。……殊不知到了自己的子孫布滿世界時，幾萬年後，還是自己的子孫和自己的子孫爭麵包拚命，或者也會有自己的子孫和自己的子孫，你吃我我吃你的時候。」（見朱執信集下卷人類的將來）所以一國不求根本限制人口，而只着眼向外移殖，實非根本防亂之源。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伊士特（M. East）說道：「凡因人口太密迫於經濟需要而向外國移民的辦法，決不能使本國人口有永久的救濟，因為接踵而至的高生育使本國人口轉瞬又復到原有的狀態。這是人口學鼻祖馬爾薩斯的第二人口法則。換言之，即戰爭饑饉和移民皆祇能消滅人口壓迫於一時。大致人口消滅一分，生育率立即高漲一分，所以不久又回到原來的狀況。譬如意大利是年年輸送大批移民出境，而意大利今日的人口壓迫並未消滅絲毫。所以移民出境如從有流泉的水池中掬水一樣，一面取出，一面流入，而原來的水平面，則依然如故。」（註八）準是凡人口過剩之國，如現在的日本與意大利，如果自己不去限制生育，只求將剩餘的人口移殖他國，是始終無法解決的，定必有一天達到「饑餓和無政府狀態。」（日人安部磯雄曰：「因人口問題惹起國際問題，並非上策。我們為世界平和計，必須廢止這種煩惱的國際關係。如欲使國際關係圓滿進行，各國都應該解決自己的人口問題，要把國內的人口限制到本國能够贍養的程度纔好。換句話說，本國人口若增到本國國土所不能贍養的程度，便是不道德的行爲，便是國家的大辱。若是一個人養出自己不能贍養的孩子，便是不負責任的人，就應受攻擊。這種人若因小孩子太多累及親戚，也要受人批評。國家也和個人一樣，如把增加的人口移到外國去，也是同樣的受人非難。」（註九）安氏所言，實因對着本國政府不講求限制人口的方法，而專向我東四省蒙古及西伯利